

〈中大人家〉話劇於十一月二十三日晚演出最後一場，大家為成功而喝采。三個月來，這群台前幕後的工作人員，締造了一次中大傳奇。當晚前來打氣的，還有前校長李國章教授。



回憶、理想、中大精神—— 細說中大人家的書生情懷

話劇〈中大人家〉，製作過程可以說頗富傳奇。話劇從八月份開始籌備，由校友事務處策劃，短短三個月，動員過百同學校友，從編劇、佈景、演出皆是義務性質。校友事務處處長俞靄敏女士出任製作統籌，話劇終於十一月廿一至廿三日成功演出。話劇的籌備過程，一呼百應，浩浩蕩蕩；大概只有中大人，才能迸發出這種忘我的熱情。

話劇雖落幕，餘韻卻未消。俞靄敏說，要將四十年的中大人，濃縮在兩幕話劇，難度甚高。但過程所激發的熱情，對母校的向心，更令人印象深刻。

「長久以來，中大院校向有話劇傳統，人才輩出。彼此結緣於中大，話劇亦成為一種共同的藝術傳統。」

中大精神

「這齣話劇，以一個字概括形容：就是「真」。情節構思和人物設計，都投射不同時代中大人的影子，真有其事，真有其人，而佈景更匠心獨運。」

曾於美國百老匯設計佈景的李衛民，事前走遍校園每個角落，才將不少中大細節重新呈現舞台。中大人對校園都很諳

熟，偌大的校園，經典如崇基教堂和百萬大道，細微至坐、垃圾箱都細心考究。佈景的逼真，仿似故地重遊，對話劇成功居功不少。

「我們首先想的是，甚麼是「中大精神」？不同時代對所謂中大精神，都有不同的詮釋。從六十年代至二千年，中大人隨著香港社會而不斷演變，背負不同的時代理想。」

集體創作

開始的時候，劇本由四位中大同學構思人物骨幹，再由古天農、白耀燦、李敏、李衛民等校友集體創作。

「中大人向來擇善固執，甚至令人感到「土氣」，可是中大人對此不以為忤，甚至以此「土氣」為榮。」對理想的慾望，唐吉柯德的情懷，幾乎一脈相承。

從釣魚台到阿富汗，從無國界醫生到小扁擔行動，大概仍繚繞不少人的心底。當學生高喊口號，列隊而下的震撼，觀眾有悚然激動而不能自己。「因為這些口號都不是虛構。導演古天農巧妙地在同一幕表達兩代人的不同激情，使大家的情緒到達高潮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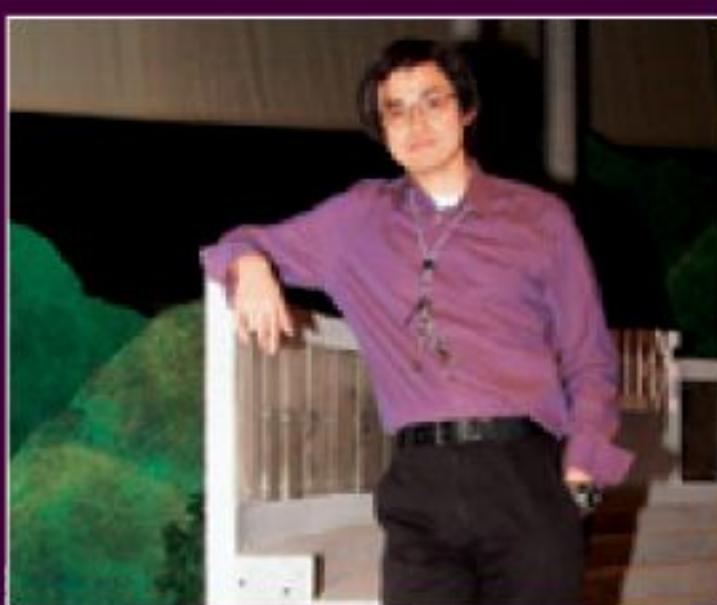
訪
俞
靄
敏
女
士



導演古天農為〈中大人家〉精心營造了不少動人場面，從釣魚台示威到赤堦館的老鬼重聚，令不少中大人感到彷如昨日。觀眾席上的古天農，是否亦想起當日在中大的嶄歲月？



〈中大人家〉首演酒會上，現任校長金耀基教授與前任校長高銀教授及馬臨教授，一同祝賀話劇演出成功。



李衛民畢業於新亞，製作新亞水塔和圓形廣場佈景時，感受最深。水塔中每格空隙的距離，他都仔細考究。觀眾們對中大景物都很熟悉，稍有偏差，都會失去真實感。



「小王子」一幕，出自李敏和白耀燦的手筆——人追求理想未必一定能實現，但不去追求理想肯定會成為遺憾。這也許就是中大人靈魂深處的對話。

本劇另一個困難，是出場的學生衆多，時值考試季節。「我們向院校提出招募學生，院校也盡量配合，最後才大功告成，每晚都由不同院校的同學參演。」

「從來沒有想過一齣話劇，能夠號召校內校外中大人，不計報酬，全力以赴。我們從來沒有想過要製作一齣歌功頌德的話劇，只是要反映中大的思想，重拾彼此的回憶而已。」

一幕幕的回憶

話劇的序幕和尾聲，都是盧教授帶著學生，回顧校園的滄海桑田和馬尾松的故事。中大的草木有情，因中大建校，山頭表面土

壤被搬去建淡水湖，只剩一座禿山，寸草不生，僅用馬尾松作為植被，養成初期中大人拾松子的習慣。松子三、四年才成熟墮地，以後堅固歷久彌新，寓意深遠。四十年後，如今中大漫山翠綠，林木茂盛，〈中大人家〉再提醒我們，馬尾松在困難環境中茁壯成長的故事，也是許多中大人引以為傲的故事。

飾演童年卓安的高晉杰，在聯合草地上騎單車一幕，更是許多校友和子女的童年溫馨回憶。

〈中大人家〉的最後一幕，奏出中大學生會會歌。「我們向音樂系商借樂隊，他們毫不考慮，一口答應，由官美如指揮開幕前奏出書院院歌組曲開場曲，和話劇尾聲的中大學生會歌，前者輕快悅耳，後者激盪人心。」

〈中大人家〉交錯不同年代片段，觀眾重拾往日的記憶，也加深一些人對中大的認識，令人詫異的是，許多近期學生沒有聽過學生會會歌，也許令人感觸，可是時代使然。俞靄敏說，不少人到會歌的一剎那，看到播出學生會會歌與歌詞，才驚覺原來中大有這樣一首好歌，重新發現了中大……

〈中大人家〉籌備過程，真情畢露，為理想而披星戴月，這是中大精神的最佳寫照。